

广东大观博物馆馆长丁方忠：

铜镜是释读和传承工匠精神最好的典范

在日前发布的《广东省2022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》中，“2022年馆藏一级文物数量排名”尤为引人注目，广东大观博物馆以405件/套一级文物的数量位列全省第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一家非国有博物馆，是一家以青铜镜与纸币藏品为特色，同时囊括青铜器、陶器、瓷器、碑刻等多个文物门类的机构。

一部铜镜史，半部中华文明史。收藏周刊记者近日来到了广东大观博物馆，在有关铜镜主题的陈列展览“镜鉴之明：中国古代青铜镜展览”中，感受到了铜镜的千古之魅。当年著名古器物学家罗振玉的一句“刻画之精巧，文字之瑰奇，辞旨之温雅，一器而三善备焉者，莫若镜也”，让现任广东大观博物馆馆长丁方忠顿时开悟，从此以镜为伴。他感叹铜镜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足以让世人耗尽一生，为之倾注，并笑道，“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光喊口号不够，总得有人做，刚好我愿意。”这句“我愿意”的确比口号来得有力量，在他看来，铜镜是释读和传承工匠精神最好的典范。



■五山镜(战国时期),摄于广东大观博物馆

“从铜镜能读出一部汉字书法发展的演变史”

收藏周刊：对于铜镜，我们应该如何欣赏？

丁方忠：我们看铜镜，不能只看到它可以“正衣冠，理仪容”的功能，更应该看到它背后的文化和历史。唐代魏征见唐太宗李世民，有了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”的典故，同时也开始赋予了铜镜具有一种“公平、开明、廉洁、正义、奉公”的文化属性，此后，在不少高堂之上便有了高挂“明镜高悬”牌匾的习惯。几千年来，用镜子的文化透视人性，这是深层的文化脉络。

铜镜能在方寸之间，把丰富的历史记载、神话故事浓缩在铜镜的背面，这里既有抽象的战国文化，也有汉代流畅的线条，更有唐代的抽象图案、工整的线描乃至写意艺术的特色。还保存了丰富的文字信息，甚至涵盖了各种书



■螺钿明镜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

体，篆、隶、楷都有，甚至可以从铜镜就能读出一部汉字书法发展的演变史。

收藏周刊：如果从工艺的角度，又透射出怎样的文化价值？

丁方忠：早期要想用范铸法制作出细如发丝的刻工，光洁无瑕的镜面工艺，这里要经过多重的工艺才能做到，包括了制模、翻范、合范、浇注、打磨等多重环节的工序，最后做出了能起到“全反射”效果的镜面，这体现的不是科技的先进和技术的高超，而是大国工匠的精神。我认为，铜镜在当时的制作，是释读和传承工匠精神的最好范例。没有当时的工匠对极致工艺的追求，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如此精美的铜镜。

我一直认为，中国的青铜艺术是世界艺术史上能足以独占鳌头，与西方雕塑并驾齐驱的伟大的艺术瑰宝。在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里，能看到外国人对待我们的青铜器的重视程度，足以说明青铜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弥足珍贵。



■海兽葡萄铜镜 唐代,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



■画纹带边饰“吾作明竟”铭重列式神人神兽镜 东汉，摄于广东大观博物馆

人物介绍



丁方忠

广东大观博物馆、佛山市岭南金融博物馆馆长，中国铜镜研究会会长，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
“不同贵族对铜镜的追求和要求都有不同”

收藏周刊：铜镜在青铜器领域里面，具有怎样的地位？

丁方忠：至关重要。可以理解为，铜镜的铸造承接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，这里有先后的关系。春秋战国之后，产生了很多贵族，他们的出现为铜镜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。随着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思想推进，在铜镜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，不同贵族对铜镜的追求和要求都有了不同。

收藏周刊：铜镜甚至是当时的身份象征？

丁方忠：可以这么理解。

收藏周刊：铜镜的纹饰有没有形成等级区分的仪轨？

丁方忠：大体是有的，白居易曾在一首《百炼镜——辨皇王鉴也》就有言，“背有九五飞天龙。人人呼为天子镜。”汉代还有“尚方御镜”（“尚方”为古代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官署）。

博物馆应以美为首，把精品全面呈现出来

收藏周刊：是什么机缘让您如此坚定地做铜镜的系统收藏的？

丁方忠：几十年前的事，很难说得清，最开始玩收藏，我是以收钱币为主，后来偶然间买了两面铜镜，在当时，价格不菲，其间也听到不少人对此有不同的声音。于是，我就下决心看史料、做研究，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先生写的一句话，“刻画之精巧，文字之瑰奇，辞旨之温雅，一器而三善备焉者，莫若镜也。”让我醍醐灌顶，顿时开悟。从此，我对铜镜着了迷。我越发感觉它背后隐藏

的历史信息、铸造工艺、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等多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一面。

收藏周刊：近日多个地方举办相当规模的铜镜展，您怎么看现在铜镜越来越备受关注的现象？

丁方忠：虽然近年来关注铜镜的博物馆或者机构都多了，相关的展览也有，但一些展览只是从历史的记录上陈列，而从艺术上梳理得很少。更严重的是，现在空心化的博物馆不少，缺乏藏品，还缺乏对藏品的研究，做展览藏品不够就用文案填充，还有一些则利用光影技术、3D效果，玩一些噱头，吸引眼球，实则并非做文化的传承。我认为作为博物馆，应该以美为首，把精品全面呈现出来，以美的文物和优秀的陈列布展，让观众的审美、眼界得以提升。我们做铜镜展，也应该如此。

收藏周刊：您收藏了这么多的铜镜，为何愿意把它们一一备案（备案同时意味着不能交易）并建立博物馆把它们陈列出来？

丁方忠：我赚再多的钱，社会可能也不会记得我。但我建立了两家博物馆，留给社会，为文化做了贡献，日后的历史，也许也能留下我的名字。文化工作光靠国家做，是不够的，民间力量也很重要，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光喊口号不够，总得有人做，刚好我愿意。



■八乳瑞兽纹镜(汉代),摄于广东大观博物馆